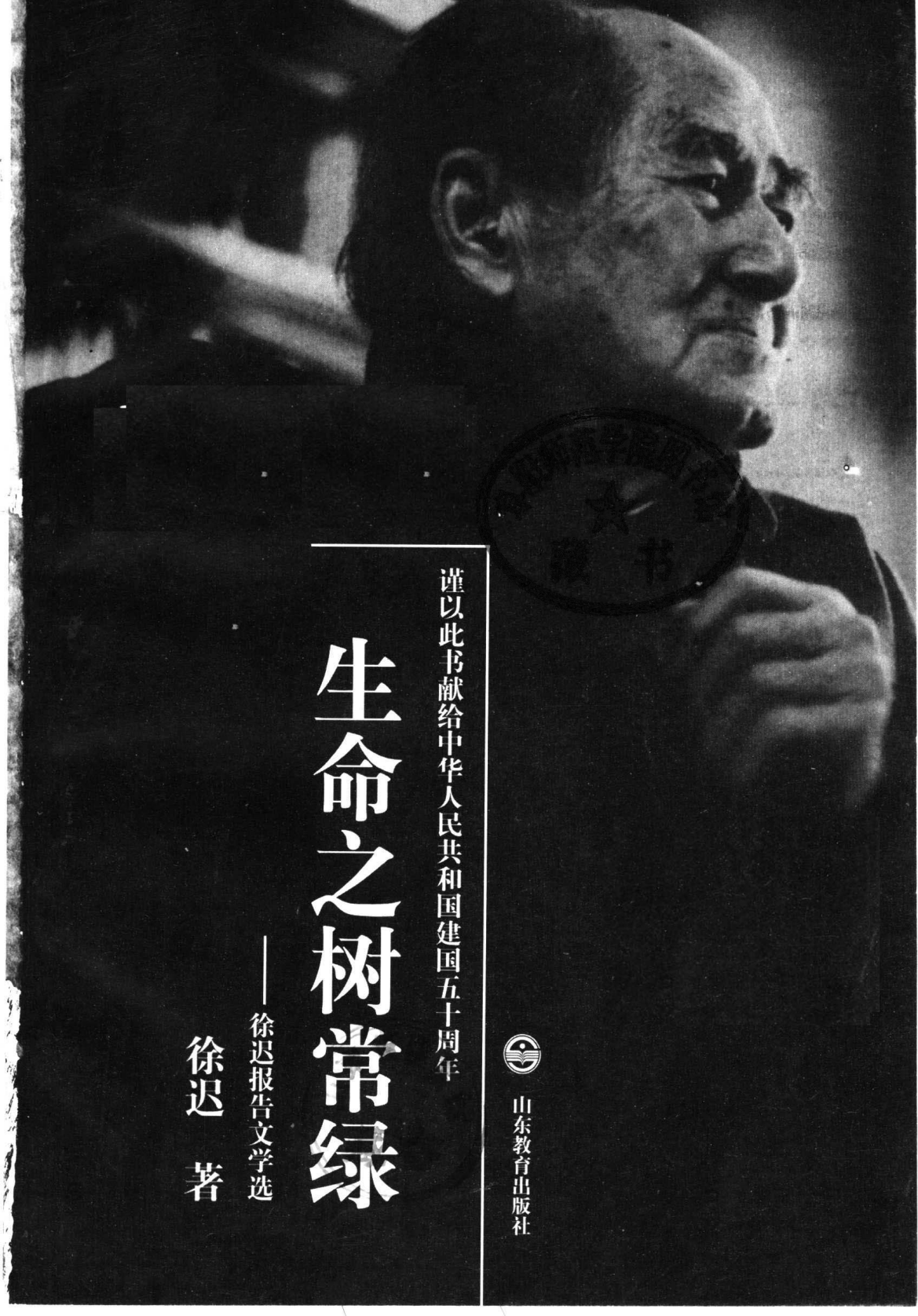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之树常绿



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

生命之树常绿

——徐迟报告文学选

徐迟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“记得我曾睡在一个建设工地上，我以为我睡在共和国的跳动的心房上。”



1956年，徐迟(二排右一)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理事扩大会议，图为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合影。



“人间哪有人比您更矫健，您从来不知什么叫疲倦……”
1956年，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。



“我所攀登的山脉，钻机的声音轰轰响……”

50年代在开滦煤矿。



“今天河还在喧闹地莽撞地奔流，但是，它将要被我们改造。”

50年代在三门峡。



“我们睁大了光亮的眼睛，看见霓虹般的生活而欢腾……”

50年代采访董存瑞烈士的父母。



“万首诗歌写满墙”

50年代在河北暖泉。



1978年，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与陈景润(前排左二)、
黄宗英(左一)、秦牧(右)等合影。



1978年夏天，64岁的徐迟在喀什。



“1977年元旦，我曾登攀一座3200米钻井的钻塔，到了塔顶，瞭望广漠的田野。俄尔红日东升，光照大地。油田之上，农田之间……一个新型的社会结构呈现在我的面前。”

1977年，在江汉油田。



1979年，徐迟和巴金等访问法国巴黎大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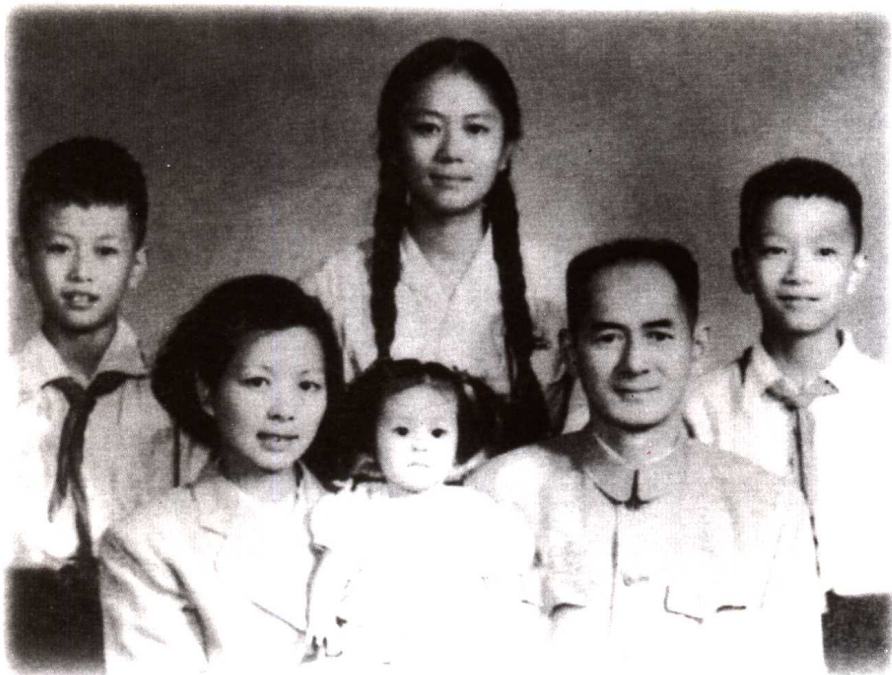
与植物学家蔡希陶
(右)在云南植物园。
(毛白鸽 摄影)



《生命之树常绿》的主人公、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(右)在云南西双版纳考查。(庞守义 摄影)



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
1979年，在西双版纳。



50年代全家在北京。



“有了你，我一生有了幸福”
1983年，徐迟与夫人陈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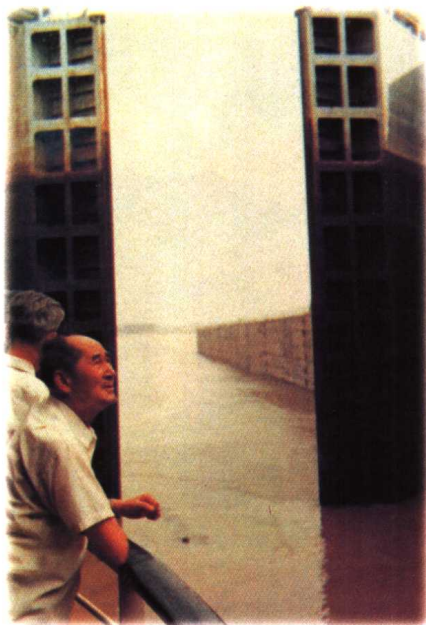


1984年，在美国俄亥俄的爱荷华河边，与聂华苓(左)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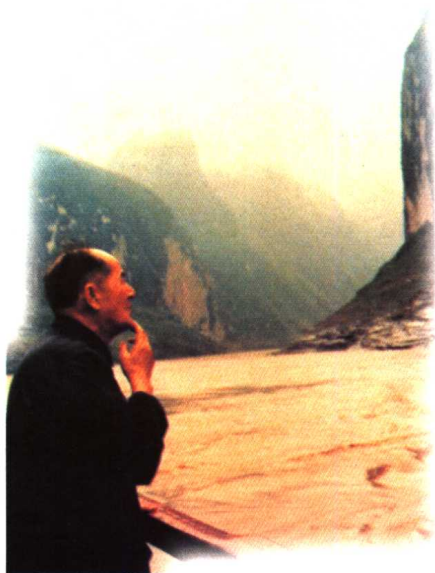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。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，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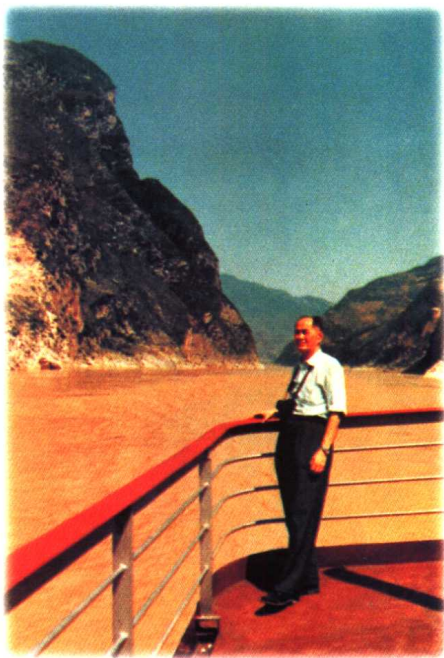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，在美国与马思聪(右)夫妇合影。



“形天舞干戚”
80年代途经葛洲坝船闸。



“啊，三峡工程，我看到了你已终于诞生在人间了。”
80年代在三峡。



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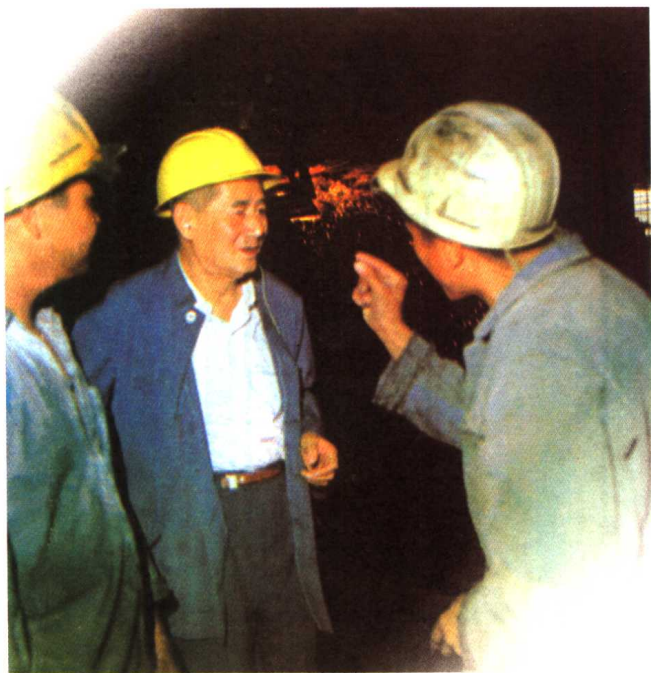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要攀登的，是我们要开发的山；我想跋涉的，是我们要征服的水。”

1989年，在乌江碧绿的河水上。



“一点不假，我做了那个希腊的梦至少也有五十年了……”

1992年，在希腊波塞冬海神庙废墟前。



“我听了真是感到了心上发热，为之欢欣鼓舞：好一个一号炉！”
在武钢与工人一起亲切交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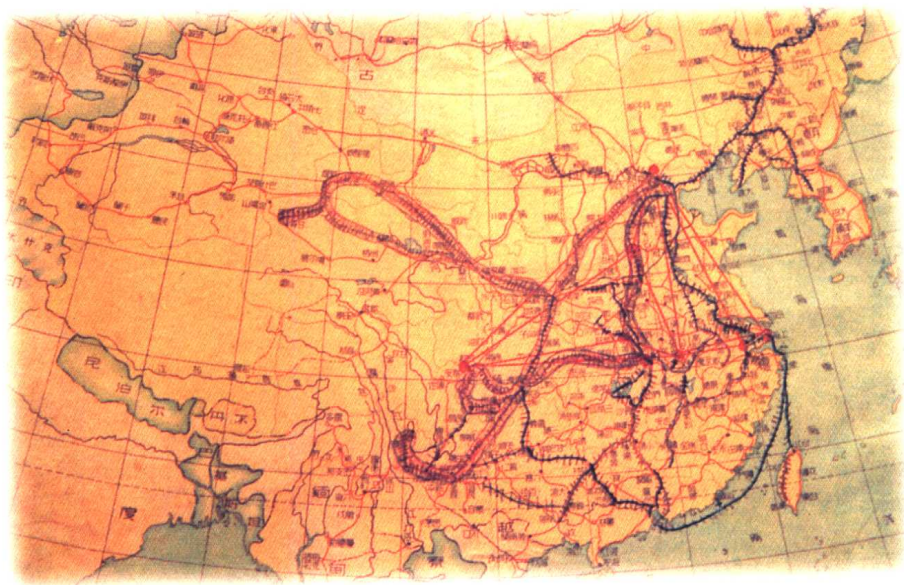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这里是特殊的战场”
1991年，和女儿在武汉钢铁厂。



“21世纪转眼就要到来，可是我们还在过着19世纪的精神生活，甚至还有在18世纪里生活的人。这怎么行呢？”

1995年，在深圳的寓所里。

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最美的万里江山图卷；旅客列车时间表是我最心爱的一本书。”

生命的记录——徐迟采访过的地方。



(庞守义 摄影)

“我只是一个
幻梦家而已。幻梦
是多么的美丽，多
么的迷人。而幻梦
者和说梦者自己却
都不知道自己在哪
里。”

1996年春在北京。



(张新学 摄影)



1996年春在北京。(庞守义 摄影)